

中国记者丛书

陈大斌

通讯散文选

TONGXUN
SANTWENXUAN

新华出版社

陈大斌通讯散文选

新华出版社

陈大斌通讯散文选

陈大斌 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787×960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插页3张 119,000字
1990年7月第一版 1990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0666-5/G·181 定价：2.80元



作云景

1995.11

前 言

《中国记者丛书》将汇集几十名当代优秀记者的新闻作品，以系列书的形式分册出版，奉献给新闻工作者、新闻爱好者和广大读者。

新闻记者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他们既是时代的传播者，前进脚步的讴歌者，又是历史的记录者、见证人。在战火纷飞的一九四七年，郭沫若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满腔热情地歌颂革命转折关头时期的新闻记者。他写道：“无数勇敢正直的新闻记者，他们正是今天的左丘明、司马迁，我倒感觉着我们今天的文坛上应该推他们为祭酒”。“新闻记者的报告文学应该是最新最进步的一种文艺形式。把现实抓得那么牢，反映得那么新鲜，批判得那么迅速！它们成了我们每天的生命。我们每天清晨和晚上，就象中世纪的人要受神的启示一样，我们是受着新闻记者启示的。有哪一种文艺作品能抵得新闻文学的力量呢？有哪一位大作家能有新闻记者的读者那么广泛？……”（见《文萃》杂志刊载的《新缪司九神礼赞》）郭老把记者比作左丘明、司马迁，要把他们推为文坛“祭酒”，

这虽然有些过誉，但他确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了新闻记者的功绩和作用，写出了新闻作品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威力。这对那些几十年昼夜奔波在生活激流中的优秀记者来说，评价是公允的，当之无愧的。

为了使读者更多地了解记者，熟悉他们的生活，欣赏他们曾对人们有过启示作用的名篇，并从中学到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采访写作经验，这套丛书将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注意汇集各个时期记者中的代表人物，反映各个时期新闻工作的特色和风貌。选入丛书的人物中，有在苦难的旧中国就投身新闻事业的新闻界前辈，有革命烽火中百炼成钢的党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有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哺育下锻炼成长的新闻战士。时期不同，成长道路不同，活动方式不同，新闻写作的特点也有所不同。这样，从这套丛书中既可以看到百花齐放、兼收并蓄的特色，又可以看出几十年来我国新闻战线群星灿烂、前赴后继的局面。

其次是尽量选录各个人物的代表性的作品，揭示每个人物的写作特点和新闻风格。在这本丛书中，有战地新闻通讯选、考察报告选、人物专访选、农村散记选、经济新闻选、社会调查报告选、报刊杂文选、国际新闻通讯选、国际评论选、东北

战场通讯选、西欧战场特写选等几十种。记者经历不同，活动领域不同，新闻体裁不同，写作上的风格也就有了不同。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新闻风格、新闻体裁上的五彩缤纷的百花园，为读者在新闻写作上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范例和范文。

再次是，每册正文之前有作者的小传和近照，正文之后有编后记、作品评介、或作者自己撰写的类似“我是怎样当记者的”、“战地采访日记”等各种形式的介绍评析性的文章。这样就把每个人物的生平、特点、概貌勾画出来了，既为读者学习这些优秀记者的范文提供了背景材料，又为新闻研究人员探索新闻界名人成长道路，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为了使这套丛书自成体系，有一定的完整性、连续性，全书虽有几十册，但规格是统一的。每册不超过八万字，精选精编；装帧设计一律，力求美观大方。为了便于携带，全部采用窄32开本。这些做法是否有当，编辑出版工作有何疏漏，请读者指正。

这套丛书由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和新华出版社共同编选出版。

陈大斌小传

陈大斌，男，回族。新华社高级记者。现任《瞭望》周刊总编辑。1937年11月出生于安徽省淮北平原上的宿县任桥乡（1964年后属固镇县）的一个贫寒农家。幼时因世乱家贫，只断续上过几年私塾及初小，从能挥动镰刀时起，就随长辈下地干些割草拾柴的农家辅助活计。家乡解放后高小毕业，在家干过一段农活，也在当地乡政府做过约一年没有任何名义的工作。后因年纪过幼又去继续求学，靠人民助学金从初中读到大学毕业。

1961年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做过几年文艺刊物的编辑工作，后“半路出家”进入新闻战线。1971年调入新华社总社后，在国内部农村组做记者、编辑，在农村蹲过点，搞过较长时间的调查研究。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春开始负责总社国内部农村组的工作，1978年4月起任国内部副主任兼农村组组长，负责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农村报道的具体组织工作。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几年。

1982年5月调《瞭望》月刊，1983年始，参加我

中国大陆第一个大型新闻周刊——《瞭望》周刊的筹备工作，1984年元月该刊正式出版，先后在编辑部担任过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第一副总编辑，现任总编辑。

本人乐于跑新闻，搞采访，但近十年来却一直担任繁忙的编辑及编辑部组织工作，采访写作几成业余，虽努力不止，亦有自己的追求，但终力不从心，成绩甚微。

新闻是本人正业，业余还有一点文学创作的爱好。虽然也发表、出版过一些小说等作品，但本人以为，真正可读者“几乎没有”。现在仍然常有写作冲动，但却少有执笔时间。

目 录

一个岭南人的万里北征·····	1
森林女神·····	13
司继双的“大事”和“小事”·····	31
一位农民的“作家梦”·····	45
人*走向海洋·····	54
洛阳商界一奇人·····	87
一个不知姓名的旅伴·····	97
密林里一条曲折的路·····	110
初识青狮潭·····	123
侗乡情思·····	131
奉献清香和甜蜜的土地·····	140
北海寻石记·····	149
北望·····	155
我们村里那座桥·····	168
故乡交响曲·····	176
庄稼花·····	184
黄土地的青春——新中国农民礼赞·····	192
附：这里有一片深情的海·····李 勤	217

——读《陈大斌通讯散文选》

一个岭南人的万里北征

夏日里，被称为中国“北极村”的黑龙江边上的漠河小镇，极富魅力。天气清凉，没有南国的暑热，却有北国边陲的独特风光。清晨，登上中苏界河黑龙江边的瞭望塔，脚下大江汹涌东去，眼前大兴安岭林海莽莽，江山无比壮丽。回首处，也能看到江那边，苏联小村伊格纳施诺的一座座铅皮顶俄罗斯式房屋。傍晚，坐在江堤上，看西天午夜时也不消褪的晚霞，尽情欣赏着名闻遐迩的北国奇景：“漠河白夜”。要是你的运气好，还会看到神奇的“北极光”。

朋友，当你流连于这北国边陲奇异的风光时，不知你是否留意过，漠河村东，黑龙江江堤旁，一片碧绿的草地上，那几排红砖小屋？屋子挺简朴，象当地农家住房。不同的只是，门前草地上围着一圈漆得雪白的木栅栏。栅栏里，几座白色百叶箱排列有序，高高的测风仪迎风挺立。这是漠河气象

站，是祖国最北的一个气象站。

初到漠河，我也不曾注意到它。可是，当我将要离开“北极村”的前夜，无意中听到乡政府的同志讲起这个小小气象站的站长周儒鏞和他的经历，我的心被撼动了。我决意推迟行期，去拜访这位身居北国的岭南人。

在这里，我找到一首动人心弦的诗！

万里“北征”

第二天，我来到气象站的一间小屋里，见到了周儒鏞。虽然，他在北国度过了三十多个春秋，黑龙江上的凛冽寒风揉皱了他的额头、眼角，大兴安岭的霜雪染白了他的两鬓，但是，一见面就能看出他那深深的眼窝、高高的颧骨，这些岭南人明显的特征；而一张口说话，尽管他操着当地方言，但仍不时地露出粤语的音调。

我们的谈话，自然首先谈起了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北征”。我问他，你这位广东人是怎么来到“北极”漠河的呢？

他笑着说，“北极村”有个岭南人，特别引人注目是吗？说真的，当初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来到“北极”，更没想到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长住北方。

周儒鏞生于广东省新丰县龙文村，在那温暖的岭南绿色天地里长到十七岁，上完小学、初中。冰

雪严寒的北方，对于这位岭南少年来说，非常神秘。上小学时，老师讲北方的冬天，漫天雪花飞舞，大地封冰。他总想象不出，天上飘雪会是怎样一种情景，而整个冬天大地封冰，地上怎么能长庄稼，人又怎样生活呢？周儒锵说，小时候总觉着北方遥远得很，简直是另一个世界。

可是，人生的道路上，常常会出现急剧地大转弯，出现高低悬殊的大跌宕。而惟有急弯和跌宕，才能使生命如高山飞瀑，象大河激流，有声有色，不同凡响。

周儒锵十六岁那年，他的家乡解放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给她的儿女们开拓了光辉的人生之路。年轻的人们，眼光离开家乡的山溪小路，看到更远、更广阔的外部世界。周儒锵，怀着一腔报效国家的热望，毅然决然地走进人民解放军的光荣行列。他穿上军装之后，就急匆匆地告别了生他养他的岭南大地，向着遥远、神秘的北方进军了。

从此，他开始了步步北进的万里征程。

一九五一年春天，他从广州乘上北去的军车。第一步他就跨出了六千二百余里！越五岭山脉，渡长江、黄河，出山海关，来到沈阳。他进了东北军区通信干部学校，学习无线电报务。这年冬天，他第一次看见了漫天飞舞的雪花，见到了松辽平原无边的雪原。他欣喜，他兴奋：啊，这就是壮阔、雄

浑，充满异采的北方！

一九五二年他从军干校毕业，奉命继续北上，又往北前进七百华里，来到长春，到东北军区第二通讯台，担任报务员。

一九五三年，第三次北进，来到哈尔滨，任松江军区气象台无线电报务员。

一九五七年，他第四次北调，行程逾千里，来到瑗琿县一个新建的气象站，搞报务兼学做气象预测。

一九六二年，他第五次北调。这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次北进，水路行程一千余里，来到中国最北的村落“北极村”，在漠河气象站开始了他新的工作。

说到这里，他又笑了，“到了这里就到了国境边上，就再也无法往北走了，所以我也就再没动地方，在这儿一住二十五年。”

啊！十一年间，他步步北进，行进一万余里，完成了他从岭南到“国之北极”的万里北征。在北进的征途中，他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可宝贵的青春年华！

这样的“万里北征”不就是一首壮丽的青春诗篇吗？

周儒锵不是诗人，没有那么多浪漫气质。回首往事的时候，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当初无论如何

也想象不到，这一辈子就这样走过来了。年过半百时，回头看看大半生来走过的路，感到欣慰的是：每次往北调，我都没有闹过情绪，哪里工作需要我就走向哪里。其实这些也都是我应该做到的，没什么值得夸耀。上级给我种种荣誉，大概就是因为我是从祖国‘南方’来到‘北极’的，跟别人有点儿不一样吧！”

这些平淡的话比有些豪言壮语更能打动人心。

在他北进的三十余年中，他本有不少机会可以南归的，但他没有走。同时出发北上的十几位老乡已绝大多数回到岭南。一九六六年，他在漠河工作了四年之后，得了较重的气管炎和寒冷造成的牙痛病，一到冬天便犯。上级决定把他调到较南的逊克气象站，并提升为站长。可老周的回答是：谢谢组织上对我的关怀！漠河虽苦，可各项工作正在走上轨道，这个关节口上我不能离开。于是他继续留在“北极”漠河当气象员，一直坚持到今天，年过半百，双鬓染霜。

这样的“北征”，不应当为之高唱一曲赞歌吗？

“孤岛”苦斗

今天的漠河虽然还是那么遥远，然而交通、生活条件却是大大改善了。七十年代以来，公路和铁路翻过了千里兴安岭林海，火车和汽车把漠河与全

国各地的距离拉近了。而在六十年代初，周儒锵来到的时候，漠河还是个与世隔绝的角落。它北临中苏界江，南面被纵横千里的大兴安岭半环形包围着，它四周百里之内没有人烟。方圆二百里之内也只有三个小村落。当时漠河尚未建县，“北极村”属呼玛县管辖，由此去一趟县城，唯一的通道，黑龙江水路竟达一千一百四十里！当时的漠河，与县、地区、省以至全国的交通联系，也只有这一条黑龙江水路。十月，国庆节一过，一年中的最后一班下水的轮船开走之后，便宣告漠河与外界的一切交通联系全部中断。接着，漫天飞雪，江流大地封冰，漠河便成了茫茫林海雪原中的一个孤岛。车船不通了，邮路便也断了，一个冬天再也看不见一份报纸，收不到一封家信。只有等到来年春节前夕，呼玛县邮局的职工，冒着风雪严寒，赶着马爬犁从封冰的黑龙江上闯到漠河来，给这里的居民、干部送来过年的礼品：亲友的信函，恋人盼了一冬的情书，成捆的书报杂志，装着吃穿用品的大小包裹。

在这与世隔绝的冰雪孤岛上，周儒锵顽强地生活着、工作者。他说，“用当地老乡的话说，‘封江开江又一年！’只见大江封了又开，开了又封，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说是如此说，可过起来容易吗？他是一九六二年十月初，和几个伙伴一

起从黑河搭上封江前最后一班轮船上来的。那是艘过了时的老式客轮，慢腾腾地在江上摇晃了九天九夜才到达。客人下完，小轮船呜呜叫着匆匆开走了。仿佛开慢一步，将会被冰封在这大江之上的。

老周说，从那天起，我们便开始了封闭式生活。开头真不习惯，耳目闭塞，象钻进了笼子。可是马上就投入了工作，开始了有节奏的紧张生活，也就忘记了一切寂寞愁苦。

漠河地处黑龙江河谷地区，处在我国境内的大兴安岭和苏联境内的外兴安岭之间的巨大夹缝地带，属典型的大陆性亚寒带地区，这里具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多变的气候因素，使得它在全国和世界气象观测中占有重要地位。一九五七年开始，国家在此设立由黑龙江省管辖的气象站，也是一个国家气象情报测报点，担负着向国家气象中心，并通过国家中心向亚太地区及全球气象组织提供气象情报资料的重任。他们每天定时观测八次，每次观测要实地准确测全气象八大因素中的每一项，每次观测的数据，都要及时通过无线电准确报告给北京国家气象中心。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日，不可有一日间断，每日八次不可有一次漏测漏报。

当时，漠河站设备落后，只有几间“板加泥”小屋。人员不足，周儒镛身兼观测员、预报员、报务